

序

夫書所以記事，而美惡悉載者，使後人知所從違。故十五國風，孔子不刪鄭衛，蓋有以也。每見讀釋道之書者，以多誦為功，敲魚擊磬，端坐正視，則便為至誠妙道。問所誦於義云何？茫如也。昔老僧云：「誦經不解義，猶如蚊蟲叮木廢，木不知疼，蚊不知味。」由是觀之，誦且無益，多亦何為！讀儒書者，以口滑熟記為功，剽襲稱博，摭拾成文，引獲功名，便為效驗。

余少時，得忠孝節義文數篇，喜而讀之。凡三易書，秘之笥篋，愛如珠玉，因其文重其人。越二十載，而時移事變，其人行與文違殆不可說。余乃取其文，盡行塗抹，唾而罵之，滅之丙火。嗟乎！善讀書者，蓋在文字乎哉？天下之人品，本乎心術，心術不能自正，藉書以正之。天下之人不能盡有暇於書也，仁人君子比之。比之而思，所以旁喻曲說，俾得隨意便覽，庶幾有益焉。於是乎有小說之作。然則作者之初心，亦良苦矣，善矣。而其弊在於憑空捏造，變幻淫豔，賈利爭奇，而不知反為引導入邪之餌。世之翻閱者日眾，而捻管者之罪孽日深，何不思之甚也。王子夏，與二、三同志，嘯傲北窗，追古論今，淑慝貞奸，宛在目前。笑愚蒙之昧昧，羨聰達之惺惺，於是摘所詳憶一事，迅筆直書，以為前鑒。蓋以天下臣不思忠，子不孝，貪貨賂而忘仁，慕冶容而用計，種種越分妄求者，授以一服清涼散也，而惟於色為甚。許允之不嫌醜婦，盛德可師，郭元振之適牽紅線，天緣非偶。醒期理也，可以隨遇而安。且問月下老人，所檢何書，而乃貿貿以求耶。錄凡二十回，旨有所歸，不暇計其詞句之工拙也。既成，質之同志。同志曰：「是編也。當作正心論讀。世之逞風流者，觀此必惕然警醒，歸於老成，其功不小。」因遂以名而授之梓。雖然，從來以善道教人者，勸文誠語，刊刻行世，累至千百，鮮有寓目。即寓目而未必儆心，或黏壁而塵封，或抹几而狼藉，殊負美意，良可歎息。閱是編者，幸少加意焉。

崔市道人